

第八課：「神聖的時間」之 (3b) 「我的神聖時間」

(這是聽夏其龍神父網上講學視頻後所記錄的筆記)

本課堂主題：

時間與我及與永恆

本課堂目的：

從基督徒的角度瞭解我與永恆

本課堂內容：

- 討論我與時間
- 討論耶穌的時間
- 討論基督徒的時間

夏神父首先引用中國文化的一些說法：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左傳 -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講法。其實，這三「不朽」是講人在世的一些貢獻，而藉著這些貢獻，使某人好像繼續存在一樣。不過，三「不朽」並沒有講時間及永恆的問題，只是講要怎樣去做人而已。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道德經-33》老子

《道德經》所講「死而不亡者壽」，那個「壽」可以理解為「長久的生命」。若果有「長久的生命」，即使死了，也不會消失的。即是，死了而不會消失的話，那就是「長久的生命」了。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然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大宗師》莊子

莊子說：「無古今，然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所謂「無古今」，就是看透古、今的時間而不執著，這裡並沒有提及「將來」，也許「今」亦包含了「將來」之意。那麼，基本上我們若果看得開、看得透古、今，我們就能夠達至「不死不生」的境界。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 – 離婁章句下 – 28》 孟子

孟子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而俗語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講法與孟子所說的不同，孟子認為，人一生之中就只有長遠的憂慮而已，就是要怎樣去作好一個人，而能夠圓滿地結束生命。「無一朝之患」，就是不要把每日的小麻煩放在眼內。其實，常常需要掛慮的是終身那件事，就是我們要怎樣去行仁義，怎樣去做個完美的人。

以上是夏神父讓我們從中華文化去看一些對「時間」及對「永恆」的看法。

我與時間

【註：有關這課的內容，由於「課程簡報」的資料太長，而課堂時間不足，因此夏神父沒有把「課程簡報」的資料讀出來，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直接講解的。不過，相關的「課程簡報」資料內容亦都一併放在這份筆記內，以方便大家查閱。至於神父講課的內容，都是註明「夏神父說」的。】

夏神父給大家看一個畫面，他覺得人生就好像有橙、有攪拌機，然後，榨出來就是鮮榨的橙汁了。現在，我們是一杯或者半杯的鮮榨橙汁。那個鮮榨橙汁裡面有橙那些物質，有物質的身體，但是亦都有個時間、時間的轉變、時間的折磨，或者是時間對我們的要求。那個橙及攪拌機兩個合在一起，之後，我們就變成了鮮榨橙汁了。那麼，這一杯或者半杯的橙汁呢？自己飲，或是分一些給他人飲，又或者飲完之後，我們有個空杯，又可以乘載更加豐盛的生命呢？這個就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個比喻來的。

這個課程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講凡俗和神聖。所謂凡俗，就是這個聖殿外面所做的事情。可能我們拿些食物、準備一些鮮花、將我們日常的生活作為一個準備，準備進入這個聖殿裡面。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歷史上就見到這個如此的聖殿，是不斷地被人拆毀。且看，三松將那個聖殿拆毀了，而現在的世界亦都是由於剔除這個神聖，亦都不斷地去拆毀這個聖殿的。在西方十三至十五世紀，整個世界都是有一個教堂內的生活，一切都是神聖的。但是在中世紀之後，慢慢地人類就用各種的方法去摧毀這個聖殿，開始剔除這個神聖，希望以人的身份自由地去生活。

夏神父在課程中曾經介紹過的一些思想家和科學家

老子（前571 - 前470）

柏拉圖 Plato（前427 – 前348）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 – 前322）

莊子（約前369 – 前286）

歐幾里得 Euclide（約前330 – 前275）

維德魯威 Vitruvius（前80-70 – 前15）

奧斯定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李白（701–762）

杜甫（712–770）

13世紀

聖方濟各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

魯米 Mevlana Rumi（1207 – 1273）“旋轉苦行僧”

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1225–1274）

但丁 Dante Alighieri（1265–1321）《神曲》

16世紀

拉斐爾 Raphael（1483–1520）

17世紀

卡拉瓦喬 Caravaggio（1571–1610）

利瑪竇 Matteo Ricci（1552–1610）

徐光啟（1562–1633）

18世紀

牛頓 Newton（1642–1726）

格魯 Willidald Gluck（1714–1787）

19世紀

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

黑格爾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阿萊維 Fromental Halévy（1799–1862）猶太女 La Juive

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iy（1821 – 1881）卡拉馬佐夫兄弟

20世紀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 – 1900)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紀伯倫Kahlil Gibran (1883–1931)
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聖高比Kolbe (1894–1941)
施泰因Edith Stein (1891–1942)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1900–1944)
潘霍華D. Bonhoeffer (1906–1945)
蕭伯納Bernard Shaw (1856–1950)
卡西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
哈伯Edwin Hubble (1889–1953)
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 (1891–1955)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布伯Martin Buber (1878 – 1965)
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
勒梅特Lemaitre (1894–1966)
林語堂 (1895–1976)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馬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
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1895–1982)
朱光潛 (1897–1986)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
呂巴克Henri de Lubac (1896–1991)
德蘭修女 (1910–1997)

21世紀

黃仁宇Ray Huang (1918–2000)
羅光 (1911–2004)
項退結Thaddeus Hang (1923 -2004)
利科Paul Ricoeur (1913 – 2005)
鮑許Pina Bausch (1940–2009)
勞思光 (1927–2012)

余光中 (1928–2017)
吳振明 (1943–2018)
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2018)
沈青松 (1949–2018)
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 (1944–2020)
李震 (1929 – 2023)
恩保德Giampietro (1934–2023)

斯克魯登Scruton - 建築美學

李察·巴哈Richard David Bach (1936-)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天地一沙鷗

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 (1946-) 時間地圖

金子道Simon Goldhill: The Christian Invention of Time

黃仁傑

趙可式 - 害怕死亡

黎志添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關子尹，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

夏神父說：我們從這個課程所介紹過的一些思想家和科學家去看，就可以見到人類的智慧是非常之值得欽佩的。他們可以探索宇宙的一切，可以改變我們生活當中主要的一些概念，例如：空間、時間。就算是對「自我」的看法，現在都是正在改變中。「自我」有「意識」、有「思維」、有「存在」，但是，現在根本上對所謂「意識」、對所謂「思維」、所謂「存在」的看法，亦都是在改變中。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E = mc^2$$

夏神父說：提到1905年至1915年之間愛因斯坦那個相對論，由狹義的相對論變成廣義的相對論，去討論這個宇宙裏面的能量、質量，尤其是光速那個問題。現在由於好多科學的驗證，因而令我們不得不去接受他那個理論，可能其真確性都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亦因為他的緣故，令到好多世界上對於「生命」、對於「空間」、對於「時間」的問題，都有很多的改變。

奧斯定強調當下的時間

夏神父說：雖然世界對於「時間」的問題是有所改變，但是，其實奧斯定在第四世紀、第五世紀的時候，他已經定了「時間」其實是「當下」的時間，是「現在」的。在他小的時

候，有人告訴他有「過去」、有「將來」。他卻說，其實是沒有的，即是我們只生活在「當下」。不過，這個「當下」之中亦都兼有「過去」及「將來」。

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

(病理學的探索使弗洛伊德的興趣全部集中與被壓抑的東西上)

每個人都有一個心理過程的連貫組織；我們稱之為他的自我。意識就隸屬於這個自我；自我控制著活動的方法，控制著進入外部世界的興奮發射；自我是管理著它自己所有的形成過程的心理力量，在夜間入睡，雖然他即使在入睡的時候也對夢進行稽查。

壓抑也是從這個自我發生的。通過壓抑自我試圖把心理中的某些傾向不僅從意識中排斥出去，而且從其他效應和活動的形式中排斥出去。

並不是所有的無意識都是被壓抑的。自我的一個部分有可能是無意識。屬於自我的這個無意識不像前意識那樣潛伏的。

我們把一個個體看作未知的和無意識的心理的本我，自我依托在它的表層知覺系統從它的內核中發展出來。自我並不全部包住本我，而只是包住了一個範圍，在這個範圍裏直覺系統構成了自我的表層。自我並不與本我明顯被分開；它的較低級的部分併入本我。

但是被壓抑的東西也併入本我，並且僅僅作為它的一個部分。被壓抑的東西只是由於壓抑的抗拒而與自我截然分開；他能夠通過本我與自我相通。幾乎所有在病理學所劃定的分界線僅僅與心理器官的表層有關。

病理學的探索使弗洛伊德的興趣全部集中於被壓抑德東西上。

「自我」控制、壓抑、管理著活動。「意識」「無意識」「本我」

夏神父說：因為弗洛伊德探討病理學裏面好多人的一些精神上的問題，所以他就深入去研究「自我」的問題，「自我」控制、「自我」壓抑去管理協議活動。弗洛伊德又覺得「自我」其實是個「意識」，即是一種意識的集中統一來的。不過，在這個「意識」當中，亦都可以有「無意識」，亦都有個「本我」，即是我與「本我」之間有個掙扎。所以，好多病理方面的問題，都是「本我」與「自我」之間的一些關係。

薩特 Jean-Paul Sartre(1905-1980)《自我的超越性》

大多數哲學家認為“自我”居住在“意識”中。還有一些哲學家把“自我”在“存在”內部的形式在場確認為同一的原則。另一些則想在我們心理生活的每一時刻把“自我”的物質在場發現為

慾望和行為的中心。在此我要指出“自我”既不是認識形式地、也非物質地存在於“意識”之中：它在世界中，是外在的；它是世界的一種存在，就像他人的“自我”一樣。

“我”若沒有反思行為發生，就永遠不會顯現出來。在那種情況下，有一種沒有“我”的反思的未被反思的行為，而這個“我”向著一種未被反思的“意識”。這未被反思的“意識”變成為反思“意識”的對象，然而卻不停止肯它他自己的對象；例如：一把椅子。

當一個新的對象出現時，就是肯定反思“意識”的機會，而且他因此既不與未被反思的“意識”在同一水平之上，也不與未被反思的對象（例如：一把椅子）在同一水平上。

“自我”並不直接成為被反思“意識”的統一。這些“意識”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統一，這是“自我”構建成為自身統一的“意識”之流——也是超越各種“狀態”，各種“行動”的統一。“自我”就是“性質”的“狀態”和“行動”的統一。

“現在”的意義是什麼呢？很清楚，“現在”存在著的東西，就其現時的性質而言，是區別於其他一切“存在”的。我的“現在”就是面對這張桌子、這個房間的“在場”。簡言之，是對“自在”的“存在”而言的。

面對某某“在場”是“存在”的一種內在關係，這“存在”是與它對之“在場”的諸種“存在”同在的。在任何情況下，這都不會是一種簡單的外部接近的關係。面對某某“在場”意味著“自我”之外的與某某接近的“存在”。凡事可以面對某某“在場”的東西，就應當這樣地在其存在之中，在其“存在”之中有一種“存在”與其他諸種“存在”的關係。我只有通過一種綜合的本體關係與這把椅子聯結起來，只有當我在那裏，在這把椅子的“存在”中，是以一個不是這椅子的身份而存在著的情況下，我才能夠面對這把椅子“在場”。

“現在”只能是“至為”對“自在”的“存在”的“在場”。

“現在”對於諸“自在”而言，是與它們的存在迥然相異的，儘管除此以外它什麼也不是：這僅僅是在一個“自我”向諸“存在”顯現時，“自為”與諸“存在”的共同“在場”。

薩特《自我的超越性》

“自我”是在我在世界中的一種存在、反思行為才顯現“我”、“自我”就是“性質”的“狀態”和“行動”的統一。我（主格Je），就是作為行動統一的自我。

“我”（與格Moi），則是作為狀態和性質同一的自我。

“我”的“現在”就是面對這椅子、這個房間的“在場”以一個不是這椅子的身份而存在著的情況下，我才能夠面對這把椅子“在場”。

夏神父說：對於這個「自我」的看法，薩特就有另外一個看法。他認為「自我」並不是一個「意識」，自我並非是一個內部的統一。其實，「自我」是個空虛來的，並非是我們所想像的一個實質，而是在我們之外的世界上的一種「存在」。他舉出其中一個可以理解的例子，就好像我們吃鬆糕，鬆糕與其他的糕不同，因為鬆糕裡面有些氣泡，那些氣泡令到這個糕變成鬆糕。他覺得「自我」亦都是如此，「自我」就是因為這樣的氣泡，即是虛無，才有這個「自我」。即是「自我」不是一個實質，而是一個在自己以外的一些東西，就好像一個未曾被反思的一個對象、好像一張枱、一張椅子。我們在房間裡面，有枱、有椅，我們是在這張椅子面前的一個「在場」，就是我們「在場」於這張椅子和枱。但是，能夠「在場」其中一個條件，就是我不是椅子，我才可以在椅子面前是「在場」。所以，即是要有那個「自我」本身的虛無，才可以有一個「在場」。

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ud, 1895-1982 《自我與防禦機制》

“本我”、“自我”、“超我”這三種機構可以通過非常不同的觀察方式得以獲悉。關於本能的知識，依賴我們對“前意識”和“意識”的考察。當本能處在平靜和滿足的狀態時，本能衝動沒有動機為獲得快感而與“自我”遭遇，也不會在“自我”那裡產生壓力和不愉快。因此我們也沒有機會獲取某些關於本能的內容。

而對於“超我”來講，情況就自然不同了。“超我”的內容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直接意識到，並能通過內在心靈的感知直接獲取。然而，“超我”表象的獲取還是不那麼容易的，因為“自我”和“超我”彼此緊密黏著在一起。我們可以這樣說：“自我”和“超我”重合在一起。很清楚的是，“超我”對“自我”懷有敵意，之小批評性的，其結果是緊隨其後出現在“自我”中的批評，如清晰可查的內疚感。

安娜·弗洛伊德 《自我與防禦機制》

本我衝動、自我的嚴格條件、超我的準則規定

夏神父說：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亦都是做心理病理研究的。她就將她父親所講的「自我」、「本我」及「超我」作為一個病理方面的分析，即是說「本我」有種衝動。衝動本身同「自我」的一些嚴格的要求，有時就會衝突，而且那個「自我」本身除了自己的嚴格要求之外，還有「超我」的一些準則及規定。所以，「超我」對那個「自我」是有個規定、有個準則。而「自我」又同「本我」有衝突，但是「自我」又會用各種的方法去突破「自我」，讓那個「自我」不受自己控制，而是由它們去控制。如此繁複的分析，其實為病理方面的原因，是一個相當有效的工具。我們現在都可以看到有好多人分析一些事物，或者發夢、或者一些病態、那些東西都會多少用她這樣的方式去講的。所以，對於那些學

者、那些科學家、那些思想家，無論我們接受他們整套的想法與否，我們都要尊重他們好認真地去研究、去探討，及嘗試去找到對人有幫助的答案。

羅光《自我是我的生命》

人對於自我的意識，是理會到自己的一切活動，都是自己的生活。這些各方面生活的活動，都由「自我」而發，而又都歸於自我。更有理會到生命的變化歷程，雖然千變萬化，生命則同是一個，是「自我」的生命。「自我」是生命的主體，生命流動不息，「自我」主體則常不變。自己對於不變的主體，常有理會的意識，這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所體會的，是我的「存有」。我體會自己存在，而是一個主體。我的生命是屬於我的，生命的活動是我的活動。

自我意識又體會到，我的生命是一個，不能分割。身體的生命，是我的生命：感情的生命，是我的生命；理智的生命，是我的生命。雖然，我有身體，有心靈，身體和心靈不能分制。我的生命是身體和心靈相合而為一體的生命，即是我一個主體的生命。

這個自我主體常不變，我常是我。自我意識對於自我「生命」的體會，是天主直接的意識，不經過理智的反省。

（羅光全書，冊一之二、第三章 我的生命，一、自我，1自我是我的生命 P.132）

羅光 - 自我是我的生命

自我、生命的主體、身體和心靈、不變

夏神父說：至於羅光，因為他是一位在我們剛才所提及的那些思想家、科學家、心理學家之後出世的，所以他最瞭解他們的理論。而且，他亦都瞭解神學，那是基督宗教的神學，以及中華民族的一些文化，所以，他所講的東西其實是比較切合我們容易些去接受、去理解的。他說，「自我」其實是生命的主體。我們有生命，因為有身體，但是除了身體之外，亦都有心靈。因為是會見到有個不變的因素在這個生命裡面，這個不變就與身體整個會改變的物質是不同的，所以，亦都有一個心靈時時在我們「自我」中存在。羅光這個看法就好接近教會的教導。因為他都是教會裡面的總主教，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就可以深入些去理解他的看法。

金子道Simon Goldhill《體驗現在》

基督徒的反思時間性的嘗試是一個充滿激情、自信的故事；他們試圖以天國的永恆來結束這故事。

但對於人類的掙扎來說，永恆只能是個不可能的預測。難以想像的想像；勉強地、希望地可作為一個結束。

那麼，究竟生活在這個介於「已然」與「未然」之間的、永無止境的時間體系中，意味著什麼？

當人注視著永恆的承諾時，該如何體驗現在呢？

Simon Goldhill: The Christian Invention of Time

(意譯-刪節)

金子道 - 體驗現在

「已然」、「未然」、天國的永恆、體驗現在

夏神父說：另外一些思想家就會看到我們是正在體驗「現在」，但是這個「現在」有部分是「已然」，就是已經完成的，也有部分是「未然」，就是未完成的、還未曾來到的。那麼，我們要體驗這個「現在」，就是介乎那個「已然」及「未然」之間。若果我們相信有一個永恆的天國的話，就要看看，究竟在體驗「現在」的時候，又怎樣才不會脫離那個天國的永恆呢？這是一個在世的想法，但是也會提出一個關於永恆的問題。

胡塞爾 Husserl(1859—1938)《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

我一個音調一個音調地感知旋律。假設沒有中斷，我會連續地聽到我感知。因此，存在著一種持久的、暫時延伸的感知行為。

我感知道什麼？第一個音調響起。我聽到這個聲音。它持續存在，並在其持續過程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增強等等。然後是第二聲，我繼續聽。前一個音調的意識下不會被抹去。對於熟悉的旋律，我們常常也會有直覺的期望。每個新的音調都實現了這個前瞻性的意圖。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有明確的期望。但我們並非、也不可能完全沒有對前進的憂慮。時間邊緣也有未來。

因此，對旋律的感知其實是一種在時間上延伸的、逐漸地、不斷地展開的行為，這也是一種持續的感知行為。這行為擁有一個永遠新的「現在」點。在這個「現在」中某些東西變得像現在一樣客觀（現在聽到的音調），同時旋律的某個音調是客觀的，就像剛剛過去的一樣，而其他部分是客觀的，就將更遠的過去一樣：也許某些事物或其他事物也是作為客觀的「未來」。

此外，「現在」與「前一個音調」一樣，都不是一個虛構的數學時間點，就像現在之前或之後的第一個或第二個音調一樣。每個「現在」都有其可感知的延伸，這是可以確認的。

胡塞爾《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

第一個音調持續存在，繼續聽第二個音調。前一個音調的意識不會被抹去。對於熟悉的旋律，也會有期望。對旋律的感知是在時間上延伸的行為，也是一種持續的感知行為。這行為擁有一個永遠新的「現在」點。客觀的過去；客觀的「未來」。

夏神父說：關於時間，胡塞爾覺得用一個聽音樂的方式，可以理解這個時間（內在的時間）。當我們聽到第一個音調的時候，我們會繼續聽第二個音調，但是第一個音調仍然繼續存在。而且，如果我們有所熟悉的旋律的話，我們都會期望第三、第4個音調會是怎樣的。所以，我們聽個旋律的時候，那種感知是在時間上延續的行為，是正在持續的及已經是一個感知的行為。那個行為本身的條件有個新的「現在」點，因為它不斷地移動。但是他不想用個動的方法，卻說感知，感知到永遠是新的「現在」。這個新的「現在」有一個客觀的「過去」，亦隨着有個客觀的「未來」。其實，他這個想法同奧斯定的想法一樣，都離不開我們作為人是要面對「過去」、「現在」及「將來」，是需要怎樣去看的。於是，他們就各有各用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因為胡塞爾是現象學的祖宗，所以他就認為是沒有個實體。不過，對於本體物質是怎樣的，我們不知道。我們只可以去講我們所感知的東西，感知到那些現象，而那個現象是真實的。所以，他就會用這個方法去講解「時間」。否則，他們要講動，要動的時候，就要對本體瞭解一個實質的東西。但是，他一開始就認為我們不去觸及那個本體，是存而不論的東西。所以，他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了解。

羅光《時間》

「內在時間」=“本體的時間”

在我看來，「內在時間」為「存留」或「延續」實際上已超出時間，而是形上“本體的時間”。時間在通常的意義，是「存留」的計算，即是駐留多久，或存在多久，這種時間是世界物體的時間，稱為外在的時間。聖多瑪斯會說：「為保存物體的存在，天主並不用和創造物體的行動不同的另一種行動，而是用創造行動的延續（continuatio），這種行動沒有變動，沒有時間。」因為天主也有存在，便也有「存留」；所以說天主有時間，天主的時間為“本體的時間”，即是存在的延續，精神體的「存在」也是“本體的時間”，只有宇宙或世界才有外在的時間。

本體的存在，不包括「變」，也不包括久暫，存在就是存在，就是在，就是存留。所以“本體的時間”沒有久暫的意義，也沒有先後的意義。世界的物體，都是物質性的物體，物質性物體的存在則常，物質體的變必定有先後，即一變在一變之外，就同物質的一份子在

一分子以外同樣，因此物體的存在，在延續上，即是在時間上乃有先後，有久暫，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時間。

時間的基礎和空間的基礎不相同；空間的基礎在於物質的量，時間的基礎則在於實體的存在。空間因量亮的延伸而成距離，沒有距離即沒有空間；時間因實體的存在，才有計算，時間的基礎便是存在。存在為能夠計算，必定要「存留」，沒有「存留」，怎麼可以計算？「存留」從本身上說，是「存在」的延續，即是繼續存在。時間從本身上，也就是存在的繼續。一小時、一天、一年、一世紀，都是代表「存在」的繼續。「存在」的繼續即是「存在」的本身，並不是「繼續」給「存在」加上了一種特性。例如：我繼續生活，就是我生活，我繼續生活和我生活同是一事。這樣說來，「存在」就是「存留」或就是「持續」，「持續」就是時間；也就是說「存在」即是「時間」。然而這種「時間」稱為「內在時間」，不是普通所說的時間。普通所說的時間，為計算的次序，為「外在時間」；「內在時間」只是時間的基礎，也就是“本體的時間”。

（羅光全書：冊一之二、時間，p.120-125）

夏神父說：羅光就有分「外在時間」及「本體的時間」，而時間本身的存留是個計算。所以，一般那個物質、那個宇宙的時間，其存留就要計算。但是，那個能夠計算的，只是一個外在的時間。羅光認為那個「外在時間」要有一個準則，而這個準則就是「本體的時間」。由於「本體的時間」是與那個「外在時間」不同的，因此，「外在時間」是根據那個「本體的時間」去作為一個準則、去存留，然後才可以有的。因為「本體的時間」同個「存在」是合在一起的。那麼，就算是宇宙及我們物質的世界，都是一種「存在」，即是正在分享一個本體的「存在」，所以，亦都正在分享「本體的時間」。

施泰因Edith Stein (1891—1942) 《有限而永恒的存在》

胡塞爾說，純粹的自我沒有內容，不能照本身的樣子來描述。這意味著純粹的自我存在於「我感知」、「我認為」、「我渴望」等每一個陳述中，並且純粹的自我傾向於所感知、思考、渴望等。

純粹的自我存在於每一次體驗中，無法從中消除，它與體驗內容密不可分，但實際上並不是體驗內容的一部分。相反，事實恰恰相反：每一種體驗都是純粹自我的一部分；純粹的自我在每一次經驗中都存在；它的生命就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不斷有新的體驗單元結構出現。

這個自我是活的，它的生命就是它的存在。它也許現在生活在喜悅的體驗中，稍後活在渴望中，稍後又活在心思熟慮的反思中，但大多數時候，它同時生活在幾個這樣的體驗單元

中。但是，當喜悅、渴望、反思都停止時，自我並沒有褪色或消失：它在每一刻都活著。這個純粹的自我並不像經驗單位那樣產生和消亡，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自我，其生命充滿了變化的內容。這並不意味著他的生命就像一個現成的容器，逐漸被填充不同的內容：而是一個每時每刻都湧出新的生命；每時每刻他的存在都是真實存在的。

我自己的存在是空虛的；我不是獨自一人，獨自一人我什麼也不是；每時每刻我都發現自己面對著虛無，時時刻刻我必須被賦予並重新賦予存在，然而，我這個空虛的存在就是存在，每時每刻我都在接觸存在的充實。

我們在自己身上發現的生成和消逝向我們揭示了真實和永恆不變的存在的觀念。那些處於生成和消逝模式的體驗單位需要自我才能實現存在。

施泰因《有限而永恆的存在》

純粹的自我、體驗、活的、新生命、空虛、真實和永恆

夏神父說：就永恆對「自我」的看法，另外一位同羅光好相似的是施泰因。她是一位聖人，是一位聖衣會的修女；在納粹的時候，因為她是猶太人，所以被納粹秘密警察逮捕，死於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中。她是胡塞爾的徒弟，亦曾經是他的助手。所以，她完全接受胡塞爾那個現象學的各種看法。但是，因為她仍然有自己的信仰，所以她覺得是有一個純粹的「自我」。這個純粹的「自我」能夠體驗好活的及不斷有新的生命。她自己覺得人生是空虛的，但是，那個人生的空虛，並不是像個花瓶那樣，不斷用一些新鮮的花插進去，然後，第二天又換過另外一些鮮花。即是人生並不是一個空虛的花瓶，反之，卻是不斷地再乘載新的生命。生命不斷如此在這個空虛的「自我」裏面發展出來，因為那個「永恆」與真實的「存在」是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那個真實的「存在」會令到我這個空虛的「自我」不斷有新的生命，可以說是一個繼續的創造，即是天主創造我並不是一次過，而是不斷地用祂的手去載著我、不斷令到我有新生命。

羅光 - 「存在」和「時間」

凡是「存有」，本性上就「存留」（或持續存在）。既是「在」，就不是「不在」；所以「在」就應該是「存留」是延續不能分割的，是「在」的內在特性。若以時間為「存留」「存在」（即在）便是時間了。但是宇宙間的一切「存在」，所以能夠「存在」，都靠著造物者天主去保存，所以說保存「存在」就是繼續創造「存在」。

若是實體的「存在」和「時間」相同，精神實體的「時間」和物質實體的時間就不相同了。因為宇宙內的實體都是物質的，不是同時而有，而且物體的存在是變，變有先後，物體的存在有先後。怎麼可以分先後呢？這只能從因果關係去說。然而這種先後只存於因果

之間，和因果關係以外的「存在」，不能相分別。因此，便有一問題：是否有一個唯一的「時間」以作標準？換句話說是否有一個唯一的「存在」，以作其餘的「存在」的先後標準？相對的「存有」由絕對的「存有」而來，「絕對存有」的「存在」，便是一切「存在」的標準。這樣說來，天主乃是絕對的時間了，然而天主卻又是「永久的」（永遠的），永久的意義，則是一切所能有的一同都有，沒有先後。

因此，時間的本身意義是久，是持續，是存留。為能久，需要存在，「存在」是時間的基礎，「存在」的本身又是持續，因為「在」，就是在，「在」的本來意義就是持續存留。時間的本身意義並不是先後的計算，而是「在」，即是持續存在。持續存在本來是「存在」的特性，「存在」的本體是自立的實體（substantia），實體的「存在」便都是持續存在，也就都是「時間」。「時間」便是和實體相同了。

整個宇宙，因此是空間和時間，因為宇宙即是物體的總合，物體由空間和時間而顯；空間和時間就代表宇宙。我生命一開始就有「空間」。身體無論怎麼小，必定佔住自己的空間，一開始走路，外面的空間就越大越好。生命和時間則連在一起，結束了時間，便結束了生命。可是我心靈的生命，變成了「連續永留」了。這是靠造物主的恩賜。受造的宇宙萬物按本性說是有始有終，沒有無限的空間，也沒有無始無終的時間。

從認識方面說，人的理性活動，天生就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而且天生就有空間和時間的認識基礎，因為人是心物合一體，物質的身體天生有量，既有量在活動時，便必定有空間性和時間性。人在認識物體時，天生就從空間和時間去認識。因此一切觀念都含有空間和時間性，人沒有一個純精神性的觀念，這樣空間和時間可以說是天生的認識範疇，也可以說是天生的認知條件。

（羅光全書：冊一之二、「存在」和「時間」p.122）

羅光 - 「存在」和「時間」

「存在」、繼續創造「存在」、因果、絕對的時間、心靈的生命

夏神父說：羅光就是同聖施泰因一樣的想法，即是「存在」是繼續創造的「存在」。我們在世的「存在」有因果的關係，及時間不可以逆轉的。所以，過去了的東西，我們要負其責任。但是，相對於這樣的「存在」，是有一個絕對的時間、有一個心靈的生命、一個去承托著這個暫時的「存在」。因為有個這樣的信念，羅光會對「存在」及「時間」是看到現世暫時的「存在」及這個短暫的時間。但是另一方面，是會連接著一個絕對的「時間」及一個「永恆」的心靈的生命。

尼采：有道柱門叫做「剎那」

夏神父說：在上一堂曾經講過有關尼采所講的故事，當中有道柱門，而這道柱門的前後都是通往永恆的。這道柱門本身就叫做「剎那」，這個「剎那」就是「永恆」的匯聚點。那麼，我們怎樣可以瞭解這個「剎那」和「永恆」呢？我們取了尼采這樣的現象和意境之後，就需要自己去發揮了。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

輸是最後總歸要輸的，連人帶繩都跌過界去，於是遊戲終止——又一場不公平的競爭。

但對岸的力量一分神也會失手，會踏過界來。一隻半隻留下腳印的奇蹟，愕然天機為暗里，繩索的另一頭緊而不斷，久而愈強。究竟，是怎樣一個對手？踉蹌過界之前，誰也未見過。只風吹星光顫，不休剩我，與永恆拔河。

余光中 - 《與永恆拔河》

腳印的奇蹟，愕然天機

夏神父說：余光中這位詩人寫了《與永恆拔河》。他在現在的暫世裏，正在與那看不見的「永恆」拔河，大家角力。他明知始終會輸的，但是，他仍然是要與它拔河。因為，久而久之對方會鬆一鬆手，那麼，對方的腳印就會踏落這一邊。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對方是什麼，但是當它偶然失手，從它踏落這邊的腳印，我們就可以看到多少天機的。雖然余光中沒有講究竟「永恆」是什麼，但是都有一種意境。這一種詩人的意境：指出我們在世的生命，無論怎樣艱苦也好，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對手，同我們在角力。

奧菲歐Orpheus與尤麗迪茜Euridice

夏神父說：這個《奧菲歐與尤麗迪茜》故事是希臘的神話故事，是講尤麗迪茜死了，她的丈夫奧菲歐就要去陰間那裏找她。找到她之後，他答應那個讓他進去的守門長，他是不能回頭望他的妻子的。但是，因為尤麗迪茜太過期望看到她丈夫的面，所以苦苦要求他要回頭望下她。雖然她是望到了丈夫，但是結果她就變成了永遠的死亡。原因就是：其實，回頭去望那一個含意，就是對時間不可逆轉的一種抗拒、一個相反來的。所以，給她能夠回復生命的意思，就是說不要再回望過去，向着前面還可以有一個機會去重生。但是，由於她那個堅持，亦都由於她自己那種心願，因此就沒有辦法而成為了一個這樣的悲劇。

猶太女 (Rachel quand du seigneur... La Juive - Neil Shicoff)

夏神父說：另外一套悲慘的歌劇，亦都是同死亡有關的，就是《猶太女》。因為一個猶太人收養了一個被遺棄的嬰兒，所以將她成為了一個猶太人的女兒。在當時她生活的世界，

作為一個猶太的女子，是不可以同一個基督徒有戀情的。但是，因為她真是有這樣的戀情而被發現，於是就要判她死刑。那位收養她的父親就感嘆，覺得自己為了要拯救她的生命而收養她，結果反而令到她要獻出自己的生命。這個是人生裡面的一些矛盾、掙扎。其實，由剛才那套歌劇及這一套如此的歌劇，還可以去表達出無奈及痛苦，或者我們所謂的一個悲劇。

牧職憲章 - 死亡的奧蹟

面對死亡是人生最大的謎。人不獨為痛苦及肉體的逐漸肢解所折磨，其尤甚者是害怕自己永遠消逝於無形。但人性內所有不可能歸屬於純物質的永生的種籽，卻起而對抗死亡。

技術所做諸多嘗試，雖極其有益。但不可能平息人心的憂慮。今天生物學所獲致的延年益壽的成就，不可能滿足人心所有不可抑制的永生的期望。

天主曾經並仍在召叫人們以其整個的人性皈依祂，與祂共融於一個永不腐的天主的生命中。同時，又畀予人們同自己去世的可愛弟兄們，再度團圓於基督內的可能，並令我們希望他們已在天主內享有真的生命。

(牧職憲章：引言 現代人類的處境、18 死亡的奧蹟)

牧職憲章 - 死亡的奧蹟

永遠消逝、永生

夏神父說：至於人生究竟是否一個悲劇，梵二的牧職憲章就提出了死亡、出生、一路成長、直到年老，那是一個奧蹟來的。即是，作為一個基督徒，就不會有一個永遠的消逝，因為有永生。所以，雖然面對著死亡，仍然是不理解為何要有死亡，但是因為有永生，而永生是可以將會消逝的短暫人生有了個目的、有了個意義。

死亡以暴力的方式進入了這個世界

「當他們在田間的時候，加音就襲擊了弟弟亞伯爾，將他殺死。」（創4：8）

死亡、暴力

夏神父說：聖經上記載了加音這個哥哥殺死了弟弟亞伯爾，那是由於妒忌的緣故，而顯示出死亡同暴力是好有密切關係的。即是，無論是交通失事，或者是一宗謀殺案，或者是戰爭，或者是天災人禍，甚至是病痛，其實都是有暴力成份的，是暴力加於生命裡面，而令到這個生命接受死亡。聖經上講述了這樣的故事，而引出了裏面的一個含義。

恐懼

「為何賜不幸者以光明，賜心中憂苦者以生命？這些人渴望死，而死不至。」（約3：20-21）

「糊塗人哪！今夜就要索回你的靈魂，你所備置的，將歸誰呢？」（路12-20）

「誰若為我和福音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谷8-35）

「我們知道，我們已出死入生了，因為我們愛弟兄們。」（若一3：14）

「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谷10-45）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15：13）

「在他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他。」（若1：4-5）

「凡活着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若11：26）

「永生就是：認識你，惟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17：3）

「以後再也沒有死亡。」（默21：4）

恐懼

渴望死而死不至、出死入生、捨掉性命、再也沒有死亡

夏神父說：在人生裡面，死亡是一個恐懼。這個恐懼，因為我們想死又不會死，想離開死入去生命又入不到生命。教會，尤其是耶穌，表達出來的你，就是你要捨棄生命就不會有死亡。其實，這是一個好矛盾的講法：你捨棄了生命就應該是死亡了，為何不會有死亡呢？所以，講來講去都是講不通的。但是，作為一個信仰、作為一個人生觀，反過來，這是一個選擇。你會不會看到當你真是捨棄了，你就不會有死亡的。佛教常說「斷、捨、離」三個這樣的行動，其實，都是同聖經好有相同的意義，當然並不是完全相等的。至於說要捨棄這一方面，裏面是有生命力的。

趙可式《害怕死亡》

害怕死亡可以是由於下列四項恐懼：

- (1)未知的恐懼
- (2)失落及分離的恐懼
- (3)死亡的形貌及死亡過程的恐懼
- (4)未了心願的遺憾及對人生過程的悔恨，來不及補救之恐懼

趙可式：生死教育—害怕死亡

趙可式 - 害怕死亡

未知、失落、過程、悔恨

夏神父說：人對死亡，有個害怕，那是因為未知、失落及分離、死亡的過程、人生的悔恨。這些是會令到我們害怕死亡其中的因素。當然就不只是這些，還有好多：害怕死亡的痛苦、害怕生離死別的事情。

赫格倫德Martin Hägglund 《宗教信仰与世俗信仰》

宗教信仰是對永恆存在或超越存在的永恆的任何形式的信仰，要麼是永恆的休息（例如涅槃），要麼是超越的上帝，要麼是內在的神聖本質。我並不試圖反駁宗教信仰，亦非要證明永恆不存。對於捍衛宗教信仰的人永恆是值得奉獻的。對永恆抱持信心，就是相信他可以為失去所愛的人物，提供一種有意義的安慰、替代或逃避。

世俗信仰的核心就是有限感 - 我們所關心的一切事物最終的脆弱感覺。擁有世俗的信仰就是獻身於即將結束的生命，獻身于可能失敗或崩潰的事工。世俗信仰的現象學，可從最困難我最痛苦的事件開始：所愛的人的死亡。我的目的是表明世俗信仰是重要問題的核心，即使對於那些自稱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如此。只有世俗的信仰才能公正地對待愛和哀悼的經驗。

奧古斯丁揭示了世俗信仰在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作用。無論是幸福還是哀悼，快樂還是痛苦，我們都活在已經不存在的過去之後和可能不會出現的未來之前。事實上，奧古斯丁所描述的所有活動的意義都取決于生活的暫時經驗。相反，奧古斯丁堅持以永恆存在作為宗教願望的目標，就會結束這些活動。在永恆中不可能有任何有意義的活動，因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在永恆的存在中繼續存在，也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在永恆的存在中變得重要。

(This Life Secular Faith and Spiritual Freedom: Martin Hägglund, 2019)

赫格倫德 - 宗教信仰与世俗信仰

宗教信仰、永恒存在、世俗信仰、暫時經驗

夏神父說：我們大家一齊去學習「凡俗與神聖」，基本上，內裏都有一種宗教信念的，就是相信有「永恆的存在」。但是，如今在美國好流行一種叫做「世俗信仰」。所謂「世俗信仰」，就是把暫時的經驗，即是把所有在世的經驗暫時去接受它、或者去忍受它、或者有它的苦處，都是集中於這種「世俗信仰」。這種信仰將人的眼光從一個「永恆」放到只是掛念着「現在」，即是「當下」，就好像很多的宗教人士所講的「活在當下」，那是有少少相同的意味，但是它少了一些東西。這個方向就簡直就是「當下」，而「當下」之外別無他物。但是，宗教人那個「活在當下」，就是為了要去達到「當下」以外的永恆，那是一個好大的分別。這樣「世俗的信仰」是有一個好大的危機，就是從一個「宗教信仰」變成一個「世俗信仰」之後，下一步就是變成一個「國家的宗教」。因為國家有權力、有操生殺之權，那就亦都可以成為一個在世的人的一個目的、一個信仰。

手機代表身份和權利

夏神父說：講到手機，好久以前就有些家長關心兒童何時需要時開始性教育，是小學五年級，還是六年級。但是，現在家長所擔心的，就是何時提供個手機給小朋友。事關手機本身，就越來越是代表了人的身分、代表了人的權利、出入關卡的密碼、甚至金錢都是在這個手機裏面；差不多手機就等於一個「自我」。不過，那是個外在的一個「自我」，是由你去擁有它的。然後，這個如此的世界繼續「存在」的話，那個「自我」因為越來越變成了有另外一個境界，即是不再說有沒有「意識」、是否活動的統一、存在的統一、甚至乎虛無，不是！而是手機。那麼，手機是由誰去控制呢？那是經過一個衛星系統，再由控制衛星的一些人、機構、或者國家去控制每一個人。而且，每個人有個大數據，那就知道你在哪裏行動、在哪裏出入。

鮮榨橙汁的比喻

夏神父說：神父再講那個鮮榨橙汁的比喻。我們瞭解了「空間」、瞭解了「時間」，然後再分析了「自我」，及我們的「自我」不斷這樣的地改變，究竟我們生活在什麼的世界？這個宇宙已經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時間、固定的一個秩序。那麼，我們這杯鮮榨的橙汁要怎樣去飲呢？神父說相信每個人要自己去找個答案了。雖然，大體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答案，而事實上，作為基督徒是非常之有福的。由於我們是基督徒，因此什麼都以基督作為根基，及基督是可以帶領我們的。因為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由於我們去反省「時間」、「空間」、「自我」、「凡俗和神聖」，其實，我們是可以去體會到那些「非宗教人」去剔除了「神聖」之後，他們那個掙扎、他們面對的一個苦

悶是在那裏了。所以，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就要多多去體諒、亦都要去珍惜自己的。

耶穌與時間

出生：進入時空（人性）

受洗、禁食、誘惑：進入世界（貼地）

招收門徒：建立團體（傳授）

宣講天國：指示方向（指導）

奇蹟：驗證信心（昇華）

進入耶路撒冷：堅守使命（勇氣）

死亡：修建道路完畢（犧牲）

夏神父說：耶穌在世的時間按照推測有33年。這33年當中，出生、死亡是兩個最重要的時刻，但是在生死之間，譬如：祂講了、做了好多事情。神父把耶穌在世生死之間的時間分為三方面：招收門徒、宣講天國及行奇蹟。我們看看祂的人生那三部份：出生、死亡，然後是生死之間的那些所作所為是怎樣的。出生，其實祂是進入這個時空，及祂並非只是純粹取了人性，更是受洗、禁食、接受誘惑，去進入這個世界，即是所謂「貼地」，就是說不會離地，簡直是在這個世界裏面的。我們看看有關這部份的聖經章節：

從亞巴郎到達味共十四代，從達味到流徙巴比倫共十四代，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瑪1：17)

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1：14)

牧童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並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路2：16)

在那些日子裏，耶穌由加里肋亞納匝肋來，在約但河裏受了若翰的洗。他剛從水裏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神有如鴿子降在他上面；又有聲音從天上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谷1：9)

夏神父說：這裏所引用的都是福音，而福音所寫的當然是天主的啟示，但是另一方面亦都是從一個信仰耶穌的角度去講解的。所以，即是有根有據地從亞巴郎到基督有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當然，這些數目就未必是好準確的，而只是想表示，那是從以色列人的祖

先亞巴郎那裏，一路都是有根有據地去認識耶穌出世的。而祂的出世就是以聖言來到這個世界，所以祂有真理，因為聖言帶出真理給我們這個世界。所以，祂的降生是有個目的，是帶出這個真理。祂降生的時候，就要瑪利亞和若瑟、甚至乎是在馬槽裏面，祂才可以出世。耶穌去約但河那裏受洗的時候，就得到天上的聲音肯定，祂就是天主的愛子。

（在這裏神父沒有再繼續講耶穌被誘惑的情況，因為神父以前都曾經講過有關耶穌被誘惑都是好重要的。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再看看卡拉馬佐夫兄弟，那裏有提過耶穌那三個的誘惑，其實，就是令到祂與當時教會所做的是好不同的。那一段是好值得大家去看看的。當然，那是一個刺激來的，看完之後，大家是要好深入地去想的。）

有關耶穌在世的言論的聖經章節：

「聖言成了血肉」（若1：14），

「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10：10）。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14：6）

「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若11：25-26）

「由天降下，並賜給世界生命的」（若6：33）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5：44-45）

「論到那從起初就有的生命的聖言，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這生命已顯示出來，我們看見了，也為他作證，且把這原與父同在，且已顯示給我們的永遠的生命，傳報給你們——我們將所見所聞的傳報給你們，為使你們也同我們相通。」（若一1：1-3）

夏神父說：耶穌生死之間的行實是：招收門徒，建立團體，傳授祂自己的榜樣、生活的模式，以及祂自己的選擇。然後，祂宣講天國，指示方向；在世的生命是有個指向，指向天國。這個天國是以各方面去講解的，天國並非是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才有，而是天國已經存在於「現在」，就好像粒種子一樣要在這裏發芽、要在這裏去做選擇，及有它那個環境的生存空間。

還有好多奇蹟，祂本身不是為了醫好人、或者使人復活（更好說是復生）、或者是想人從重見天日，而是祂要藉着令人身體的康復，去驗證人的信心，為了能夠令人去昇華他們在世的目的、態度，就是由這個現世實際利益的層面，去到一個尋求精神及解放物質的層面。所以，耶穌所講的東西，在這個時間所建立的團體，指示方向，及驗證信心，就是令到祂最後要進入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是要完成祂的使命，亦都是接受祂的亡。以下是與此有關的聖經章節：

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光，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路23：44)

約莫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喊說：「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就是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站在那裏的人中，有幾個聽見了就說：「這人呼喚厄里亞呢！」

他們中遂有一個立即跑去，拿了海綿，浸滿了醋，綁在蘆葦上，遞給他喝。其餘的人卻說：「等一等，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救他！」

耶穌又大喊一聲，遂交付了靈魂。(瑪27：46-52)

夏神父說：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就知道是會發生什麼事的。因為在祂未進去之前，已經有許多人警告祂，而祂亦都知道在過節的時候，那些人的心情及期望是怎樣的。當祂一進去的時候，人們就歡呼，叫祂去做猶太的王。祂一聽到，就知道自己不會這樣做，並且要堅守祂自己的使命。祂的使命就是祂要把人類從罪惡當中救贖出來。祂要以自己的死亡，就是進入死亡，而去顯示祂知道是有「永恆的生命」。祂是會回歸天父那裏，天父就會因為耶穌在世的言行，將那個豐盛的生命賜給人類，而令人類可以有個救贖。祂最後的死亡，就完成了祂的道路、犧牲。祂自己好大膽地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怎樣才是道路呢？作為道路，就是要被人踐踏，如果是馬路，就要被好多車、重型的貨車、滿載貨櫃的貨車，在上面去行走。一條道路本身是一個途徑，需要承載很多的重量。那麼，有承載重量之後，就可以放在生命那裏。因為耶穌接受了犧牲，所以祂就可以完成祂的使命。

基督徒與神聖時間

禮儀

聖事

祈禱、默想

善行

夏神父說：關於禮儀，上兩堂都曾經講過，也有多少是重複的。所以，今堂只是會引用幾段梵二的一些文獻、天主教教理裏面的一些章節，給大家去反省。禮儀就是伊利亞德所講的「神聖的時間」。他要廢好多唇舌去講「神聖的時間」，即是「聖顯」。但是，為天主教徒來說，禮儀就好清楚是「神聖的時間」了。由於這課程大部分的學員都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不用多說，大家都已經接受了禮儀，因此在這裏就不多作解釋了。

至於祈禱、默想，耶穌教導我們說祈禱本身有默想、本身是直接同天主的一個聯繫。這個聯繫本身並不在乎於所講的東西是什麼，而是在乎於這個聯繫。所以，有時不需要講得太多的，原因就因為我們想求的東西，天主早已經知道了，甚至乎已經給了我們，或者是不會給我們的。因此，祈禱、默想都是「神聖的時間」之一。至於善行本身，本來就是一些好凡俗的行動，譬如：我們買東西給人、幫助人、或者是去安慰人，即是教會傳統所講的神哀矜、形哀矜，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善行本身藉着神哀矜、形哀矜這樣的形式，去實踐基督徒在世的生活與「神聖」聯繫在一起。「神聖」的地方不在於那個行為本身是好的，而是在於那行為本身是因為仿效天主的緣故而去做，而令到這樣做的本身成為了一個「神聖的時間」。

教會、聖事

教會的本身就是屬人的同時也是屬神的，有形兼無形的，熱切於行動，又潛心於默禱；存在於現世，卻又是出世的。不過其共屬人的成分，應該導向並從屬於神為的成分，有形的導向無形的，行動導向默禱，現世的是為了我們所追求的未來的城邑。

基督常與其教會同在，尤其臨在於禮儀中。在彌撒聖祭中，祂一方面臨在司祭之身，更臨在於聖體形像之內。臨在於聖事內，於自己的言語內，幾時教會在祈禱歌頌，祂也臨在其間。聖事的目的是為了聖化人類、建設基督的身體，以及向天主呈奉敬禮；但是聖事也是記號，有訓導的效用。聖事不僅假定已有信德，而且以言語、以事實，滋養、加強，並發揮信德，所以稱為信德的聖事。

《禮儀》憲章2，7，10，59

夏神父說：禮儀本身在梵二文獻裏面，說是一個泉源，是基督徒生活的泉源，即是說基督徒生活從禮儀那裏可以得到滋養；同時也是基督徒生活的高峯，就是將我們在凡俗世界裡面所生活的東西，帶到去禮儀當中，而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個高峯。所以，泉源及高峯是禮儀本身的精神，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們當禮儀只是一個泉源，而去禮儀那裏吸取一些

力量去生活的話，這個就失了其意思了。因為我們亦都要將凡俗世界裡面生活的東西，例如：善行、祈禱、默想帶到去禮儀當中，作為生活的高峯，這正是禮儀的兩面意思來的。

降福

降福 (blessing) 一詞用於天主時，是指天主賦予生命的行動，祂的降福既是言語也是恩賜；用於人類時，是表示人在感恩中向其造物主的欽崇和交付，稱為「頌揚」或「讚頌」。

從時間的開始至終結，天主的整個工程都是降福。自起初，天主就降福所有生物，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人類的歷史原先邁向死亡，然而，至亞巴郎開始，天主的降福卻貫穿人類的歷史，為使人類再回到生命及其根源。

基督徒禮儀的雙重幅度就是，天父無條件賜給我們「屬神的福澤」，和我們對祂作出信德和愛的回應。至宗徒時代起，禮儀就以聖神在教會內的歎息說：「主，請快來！」而邁向其終結。

聖多瑪斯對聖事綜合如下：「聖事是記念性的標記，記念過往，亦即基督的苦難；是指示性的標記，指出基督苦難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效果，就是恩寵；是預示性的標記，因為它預先宣告即將來臨的榮耀。」

稱為『主日』的那一天，記念主的復活；基督在這一天度過其偉大安息日的「安息」後，就開創了「主所安排的」那一天，那「沒有黑夜的日子」。當教會慶祝基督的奧跡時以「今天」一詞來標示她的祈禱。「今天」是屬於生活的天主的；人蒙召進入的這個「今天」就是耶穌逾越的「時辰」；祂貫串被支撐著整個歷史。

《天主教教理》卷二 基督奧跡的慶典1078-1083

夏神父說：好清楚，天主是不斷在降福這個世界、在降福每個人，而且是耶穌過了那個『主日』的「安息」之後，祂就已經在安排那個「沒有黑夜的日子」，即是祂現在正為我們安排在天父那裏有好多房間的地方，這就是天主給我們一個最大的降幅。

勞思光1927-2012《歷史之懲罰新篇》

宗教活動中所持的價值標準，決不能遷就現世的生活需求。若被現世的流行標準所左右，則這個宗教就是一個虛偽的宗教。人也不該利用宗教來謀取現實利益。宗教活動必須是放棄現世利益的。否則，便成為現世利益之工具，喪失本身的目的及意義。宗教一旦被用

以交換現世利益，它本身就成為一種虛語。宗教活動本身是成了現實的勢力之後，更可憑藉這種勢力，來使他們在利益上獲得滿足。

宗教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反對私人積聚財富；另一方面；又必有其現世的生活。宗教人士既然必有現世生活，便要有支付能力，來滿足其生活所需。究竟宗教人士應該從那裡取得他們的金錢呢？他們可以和常人一樣做工作，以工作報酬來支付，或作職業的宗教工作者。我覺得職業性的宗教工作者必須不繼續存在。超世的要求與現世的職業問題，必須清楚分開。這裡沒有了混雜，然後下一層級的混雜方能清除。

夏神父說：這位哲學家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就離開了大陸。他有好多負面的經驗，他除了講這個宗教活動之外，亦都有講那些學術界的活動，他指出他們有好多的缺點。（上述這一段，其實，是神父經過少少修輯去表達出來的，其原文是比較沒有那麼客氣的。大家可以在網頁上看一看。）我們要了解，其實他是藉著這個去講有虛偽的宗教，是有些宗教藉着宣講要遠離這個世界，卻謀取這個現實世界的利益，更加有宗教人士是聚積財富，而且利用這個財富的勢力去影響人，去得到更加多的利益。他最後的結論，其實是反過來，對一些職業的宗教工作者非常之反感。所以，他是絕對不贊成有職業性的宗教工作者。這一點，我們一方面要接受，另外一方面亦都要好現實。如果一些堂區的神職人員眼中是用金錢去體驗的話，其他的教友亦都會非常之愕然，而覺得非常之不自在的，這樣的一個教會組織亦都事非常不幸的。那麼，需要怎樣取得平衡，而可以去完成在世的一些工程呢？要取得在世工作需要的金錢，而另一方面仍然維持宗教那個價值標準，及不會遷就現實的生活的需求，這個是好大的藝術。他所建議的一刀切，不要一個職業性的宗教工作者都未必行得通，但是，行得通亦未必沒有漏洞的。所以，雖然我們這個課程是好抽象地講「神聖」，但是，其實「神聖」裏面都有好多「凡俗」的。

《夏神父對本課的一些結語》

今次是好難的一堂課。神父希望大家有興趣就回頭去看看他用了好多心機去準備的課堂資料。雖然神父用了好多心機去做資料準備，但是後來礙於課堂時間不足，他覺得不現實，那是不可能50分鐘內講完這些資料的（可能要兩個小時，甚至三個小時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都不嘗試去講了。不過，那些資料真是好豐富的，而且，神父在網頁內提供了更加詳盡的資料。神父已經把資料綜合在簡報內，但是，若果大家認為還是不夠滿意，或者不是太瞭解的話，神父建議大家去網頁那裏查閱那些詳細的資料，那是會有好大益處的。我們為何要關心「時間」，為何要關心「空間」？其實，最後都是因為我是「自我」。當然，布伯講「我與你」，這個是好重要的。但是，更加基本的，就是我為何在時間中，我為何在「現在」，此時此地，今生今世呢？要解決這些名詞，就是我們的人生。

【聲明：此文乃根據夏其龍神父的視頻講學內容所寫的非正式授權之中文筆記。旨在提供給「了解神聖」網上課程的學員學習，並非作公眾傳閱之用。如有錯漏，一切都以夏神父的講座原版為準。】